

## 一部苍凉幽古的尧熬尔史诗

发布日期：2008-07-28 作者：日失 岚（达斡尔族）

【打印文章】

铁穆尔的《星光下的乌拉金》让人体验了生命本初的欢乐以及固有的优雅感伤。书中每篇文章都是激情地喷涌，每段文字都燃烧着真情和对家乡乃至北方草原热爱的赤子之心。心灵深处被掩埋已久的本具有柔软温馨的岁月及远去了的感动，一一被唤醒复苏。

这是尧熬尔也是裕固族的一部史诗。铁穆尔以一个地道的尧熬尔牧人之子：“腾格里?杭盖”，一个历史学者一个作家浩博细腻多情的知识胸襟，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一一做了追溯。从亚欧草原的匈奴始祖，到自称为尧熬尔的裕固族一支，仅一万人口的民族，不停的迁徙融进尧熬尔人天性的忧郁感伤如铁穆尔一样的相同性格，均融化在他的笔下和他的人物中，充满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苍凉，和对草原自然的大忧大爱。

《星光下的乌拉金》的成功，是因为铁穆尔的底层文化成长背景，切身的体验感受，决定了他的文字充满了苦难艰辛的悲悯意识。而自幼的童话、传记、神话故事及英雄史诗的熏陶，使他的作品融入了无限的想像，蒙上了一层美丽的面纱。这正是他作品的最可贵之处。

而那些沉默的山——冬天是他的忧郁，夏天则是他的快乐。它们披着彩色外衣，在生命的尽情生长中得以伸展。所以它的欢乐，包含着生灵的运动发展；它的威严，使得尧熬尔人如铁穆尔对它虔诚的敬拜。他不停地走。可无论走到哪里，祁连山和他的草原牧场，都会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他回到家乡。铁穆尔不仅被祁连山吸引，也被草原上种种事物吸引。

30多年的时间，走的路甚远，最终仍然要回到草原牧场。草原是他的根脉，草原上的一切都牵扯着游子的心。过去、现在、将来所有草原上生着的故事命运，都包含着铁穆尔的欢乐、疼痛与忧愁。他为草原呻吟，为草原呼唤，为草原的命运自觉承担着使命。这是他一个写作者的良心，更是一个尧熬尔游子最起码的敬向桑梓的赤诚之心。

就这样，他以“一颗赤子之心，一颗貌似粗鲁实则毫无防范的心”，对一切都抱着信赖，骑着马趑趄在浩茫的草原各处。祁连山所有与尧熬尔有关的地域，都被他走遍了。听着那些美丽幽古而又苍凉的尧熬尔古歌，使他的心灵变得尤其坦诚、直率、柔软、孤独而又多感。

他不仅理解自己民族的悲怆精神，也理解整个民族的精神实质。通过歌谣古歌，来诠释探究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历史变迁，是必要的一个途径。铁穆尔说：“歌谣的灵魂是忧郁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民的历史就是一曲曲悲歌，人民对苦难的感受记忆永远都是刻骨铭心的。从这一曲曲满盛着纯真与热忱、敏感的民间歌谣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勇敢精神，以及他们对死亡和苦难的蔑视。”

我很欣赏铁穆尔的叙述风格：“草原上忧郁的民歌教给我怎样生活、怎样去捍卫生活、捍卫青春和人类的尊严，教给我远离麻木、冷酷、猥琐以及精神贫乏和屈从命运的理性。是这些草原上的民谣教会我怎样保护内心深处仅有的美好纯洁的东西，不让它们遭受邪恶丑陋等各种力量的玷污，教会我满怀着爱和温柔对待大自然中的一切”。

《星光下的乌拉金》的精神光华，在于尧熬尔民族乃至整个亚欧草原留给作者的珍贵的精神财富；在于崇尚自然、悲悯大地的人文良知；在于痛苦、忧伤、欢乐、呼号等融汇于作者骨髓并为之奔走歌唱的精神本质。

原文链接：[点击查看>>](#)

文章来源：文艺报2008-07-24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http://www.iel.org.cn>)”。

- “活化石”藏戏有了自己的历史
- 专家表示 中国藏学研究已形成完整的学科体
- [影评]命运如歌
- 在传统记忆与现代再生产中发展——藏学专家
- 漫谈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文学网



འགྲོ་ལོ་རིགས་རྩོམ་རིག་ཁྲིམས།

جوڭگو مىللەت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

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